

过去的家园

陈中华 著



《过去的家园》 陈仲华 著

主 编 彭景伦 余 锋

责任编辑 田绍祯 张延荣

湖北省内部图书准印证

(鄂内图字2003年第8号) 2003年7月

工本费: 15.00元

前

言

感受他的光热（代序）

孔庆藻

公元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的夜晚，仲华同志他化作一颗流星，在他无比热爱的土地上陨落了。给我们留下了深切的思念。作为已故之人的战友、同志、朋友或亲人，在自己生命的光热中，都感受过他的光热。

陈仲华同志生于一九二八年的山东农村。从土地改革时他家被划为下中农的经济地位看，应是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是，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幼小的心灵，经受了被日寇奴役的惶恐。使他很小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投身于革命的烘炉。今天讲这一段历史，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多么陌生，多么不可思议。但是，历史就是历史，讲与不讲，历史的山峰，总是巍然地屹立在那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在蓝天白云花红柳绿的春天里，回首望一望历史的雪山，感受一点历史的光热。那就翻一翻仲华同志为我们留下的《过去的家园》吧。

《过去的家园》，是陈仲华同志老伴张延荣同志，在仲华同志离世后，提供的他没有完成的遗作。我读后，心情好久不能平静。仲华同志作为我的老领导，是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初期。他作为十堰市委年长的副书记，工作精细，善于协调工作，讲原则，爱学习，我们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相处。仲华同志比我大十岁，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没有他那样惊心动魄的战斗历程。他当过儿童团长，抗日中学指导员，随军南下到湖北天门，搞过土改，清匪反霸，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中国重大革命历史时期。他活着的时候，是不会讲这些故事的。今天，当我看到他的《过去的家园》的时候，对他的灵魂同那段历史更加崇敬，更加怀念。那些老人们大多不在了，可是，我们依然会感受到他们的光热。

仲华同志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令他难以忘怀的不是革命成功，他担当新中国政权中高级干部的岁月，而是建国前的日子。他用大量篇幅录写抗日时期的山东老家，录写在日寇铁蹄下的故乡人民的苦难和乡村农家的心态。韩复渠拱手将济南送给了日寇，城里人纷纷跑到乡下，乡下人诚惶诚恐。乡下的集市散了，傍晚纳凉摆龙门沉寂了，油灯早早地熄灭了，乡村象死水一样的陷入深深的恐惧。但是，民心是不会死的，有人在月光下磨刀霍霍，有人聚在一起，摸黑谈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陈集的富豪们却依然花天酒地，欺压百姓。大敌当前，他们麻木不仁，幸灾乐祸，苦难的中国农民，在仲华同志的笔下展现出内忧外患的缩影。仲华这样真实地记录下这些情景，一是在他小时候，日寇侵略中国的大逆不

道，在他心上实在是难以抹掉。二是他对自己的故乡之情，难以忘怀。仲华十几岁投身革命，随军南下，来到湖北。从此，湖北就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在湖北天门、武昌、宜城、襄阳、十堰整整工作了五十多年。他的青春，他的一生献给了湖北人民。他的这些文字，是他在白发苍苍的晚年，在霜冷酷暑的灯下写的。故乡那么多人物和故事，他都记忆犹新。字里行间我看一位古稀老人的心思，浸透出浓浓的思乡之情。读到此，我的眼窝发热了。仲华同志，你是山东农村故乡的一个不平凡的儿子。在湖北，你留下了生命闪光的足迹。

仲华同志的《过去的家园》，不仅录写了日寇铁蹄下的人情事故。更展现出一幅共产党领导下乡村人民抗日活动的剪影。他是个革命者，长期担任领导干部。他不是作家，但是，革命斗争的岁月，革命斗争中发生的故事，本身就是艺术的萌芽，本身就会增长亲身经历者的各种才干。仲华同志的经历，如果放在真正的作家笔下，就是一幅幅有现实意义的艺术作品。仲华同志在《过去的家园》里，写出他的亲身经历，这是一本回忆录，是一段段真实可靠的人物和事件。让我们通过他的笔，真实地感受到了当时山东农村的抗日脉搏。这就更显示出这本小册子的珍贵的分量。

仲华同志写出了他作为儿童团长，看到乡亲们偷偷地救助八路军伤员，动员自己母亲带头放开小脚，支持妇女们参加革命活动，同大人一起，挖沟渠破坏公路，乡亲们用简单

的办法，阻挡日军的坦克下乡扫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许第一次从仲华的笔迹中，明白什么叫抗日小学，抗日中学。第一次了解到十几岁的孩子，读书的时候，没有校舍，没有教室，背着手榴弹，在乡村游动，有时在农民的院子里，有时在大树下学习。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共产党重视文化知识教育，更重视革命火种的传播。孩子们感受到日寇的凶残，更感受到八路军的英勇和军纪的严明。一位战士拿了老乡家的一把银壶，就受到枪决的最严厉制裁。正因为如此，他热爱共产党，热爱八路军，在学校入了党。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民的儿子，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当解放军南下时，他毅然告别故乡，踏上了新的征程。这多象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但是，这就是仲华的亲身经历，难怪他一定要写出来，他舍不得那些光浑灿烂的经历同他的身体一起埋葬。更不能让中华儿女团结抗日的史诗失去光彩。

仲华同志随军南下，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他给我们展示了南下队伍冲破敌人封索线的场面，描述了辗转到湖北黄冈，最后落脚天门展开新的斗争。在黎明前的黑夜，他参与了在天门、潜江、京山一带的游击战争。《廉洁县长胡易之》的故事，令人十分惊讶和崇敬。十万大洋一块一块收来，然后埋在地下，再挖出来交给党和政府，分厘不差。这样的真实的令人那肃然起敬的故事，再过一千年也不会失去纯净如初的光彩。

仲华同志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了十七年。五十年代初期到枣阳农村调查，二百多公里的路走了七天，可以想象当时的经济状况多么落后。在《农民的心声里》，他们真正地反映了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心声，可以验证如今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调查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武汉大学李达校长在五十年代对待知识分子入党的观点，无疑给当时的湖北省委以很大启示。他的《三面红旗，一言难尽》真实地反映了我党那个历史时期的工作教训，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具有珍贵的警示作用。仲华同志心系后代子孙，在他晚年的时候，为孙子陈小力和外孙女陈婷婷等的成长，给予了极大地精神鼓舞生活关怀和思想引导，这对于读者如何关怀下一代的成长，无异是有益的启示。

仲华同志的回忆到此结束。后来二十多年的岁月他没有再写。也许他认为这些已经够了。也许他的健康问题，使他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也不能不是一种令人遗憾的事情。

仲华同志走了，现在我们还能通过他的《过去的家园》，同我们进行心灵的对话，在我们的心灵中再次浮现他的影象，启示我们重新审视过去的，我们不熟悉的家园，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今天家园的春意，是从那种废墟中重新屹立起来的福祉。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书使人充实，讨论能让人机敏，写作会让人精确，历史能使人明智。”读已故去的人写出已故去的历史，与真理的本来面目十分相近。它使我

们再一次体会到，革命是一颗名贵的珠宝，镶嵌在朴实的真理之路。如此看来，真理就是艰苦的奋斗，长途的跋涉。我们需要时时补充为真理而前行的精神营养。（本文作者是原十堰市委副书记，现市政协主席。）

二〇〇三年六月三日

目 录

前 言

感受他的光热	孔庆澡
五十年的相守	张延荣
追忆仲华同志	宋 民
珍贵的唁函	王民英 王筠
春风拂我我不知	田绍祯

山东东阿县抗日散记

陈集的富豪们	13
大敌当前的陈集人	18
抗日游行失去刘老师	20
抗日高小育人才	24
乡下人的自卫	30
土匪县长钱赞臣	34
陈集知青抗日心	38
肖华支队显神威	41
一次胜仗的鼓舞	46
鬼子抢粮，村长丧命	50
凶恶的鬼子兵	53

巧护夏粮	56
救治八路军伤员	58
铁蹄下的陈集	60
敌中有我	63
土匪大户	65
人祸天灾	73
鬼子扫荡	79
陈善兰打鬼子献身	82
民兵班击毙匪连长	84
汉奸的下场	86
军纪严明的八路军	89
追悼王政委	92
老翁参军战蒋匪	95
扒庙修堤护黄河	98
陈集的土地改革	102

湖北天门斗争的岁月

随军南下四千里	105
跟随梁政委打游击	119
保护群众过年	124

廉洁县长胡易之	126
好坏俩区长	130
招考革命干部	133
渔薪区清匪反霸	135
消灭土匪	140

难忘的调查报告

农村发展新党员	143
农民的心声	145
襄阳农村工作考查	148
大冶钢厂战五四年洪水	150
知识分子心向党	153
三面红旗，一言难尽	157

心系后代人（家书）

心平气和，专心学习	167
少年须努力	171
学习与交友	172
积累学习资料	175
认真自觉学习	176
优劣势互补	178
关键时刻	180

学习的方法	183
不耻下问	184
知识兴国	185

尾 声

父亲的关爱（代跋）	陈 霞
一次心灵的洗礼（编后）	彭景伦

五十年的相守

张延荣

去年七月的最后几天，仲华离开我和孩子们走了。虽然他已七十四岁，心脏一直不好。但是，我们对他的离去，还是缺乏思想准备，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仲华的心脏曾作过支架，手术后的效果也是不错的，心肌也不缺血了。六月中旬从十堰回到襄樊就又住进医院了。七月九日，我们又赶紧去了北京的医院。检查过身体后，医生对我说：“怎么会堵塞这么多？我知道，仲华最近心情不好。七月二十日，医生给仲华心脏作了搭桥手术，但效果不太好。七月二十九日，仲华走完了他战斗生活和工作的里程。

仲华走了，我一个人常常面对四壁。孩子们都长大了，都有自己的工作，留给我的只是没完没了的回忆。我捧着他生前留下的一些手稿，不知如何是好，要不要出本册子？找谁去说？谁肯帮忙？需要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老陈晚年的时候，身体好一点，他就在灯下写着什么。有一次我问他“你写什么呀？”我看了看他划的题目，知道是写回忆录。我说：“你还想写一本书呀。”他半开玩笑地说：“写书是作家们的事，我不是作家，写着玩玩，没事和自己的过去在纸上说话呗。”

老陈走了，再翻看他一笔一划写过的字，就好像又看到他在灯下写字的情景，就好象那杯茶水还是热的，就好象又看见他的音容。一句话，就好象他还活着。我忽然觉得，文字是有生命的东西，文字是呕心沥血的足迹，文字是人的精神的结晶。文字可以走回头路，文字可以重新寻找自己的脚印，照片也不能代替文字。仲华留下的文字不多，不是他不想写下去，而是生命夺去了他的笔。那么，这点文字，在我的手里就变得格外的沉重了，格外的珍贵了。我和老陈整整相守了五十一年，半个世纪啊，一晃就过去了。这五十多年，都是我照看这个家，他对我是十分相信的。那么，老陈，你就再相信一次，我还能为你做的大事，就是把你的心血，变成你的一本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后，我们依然相守。

我同仲华是山东老乡。他家在聊城市东阿县，我家在齐河县，虽是两县，两村的距离还不过五里乡土路。仲华小时候同我哥哥张广凤是同学，从小一起在抗日小学读书，是很要好的朋友。那时，他常到我家来玩，那么小他就常常同我哥哥议论大人们打日本鬼子的事。仲华思想进步，也很勇敢，他当陈集村的儿童团长。上中学的时候，也是抗日中学，没有校园，住在老乡家里，游击式的，边学文化，边学习军事。在中学他入了党，还当了中学的指导员（类式支部书记）。

一九四七年的一天，仲华来到我家说他要走了。我说：“你到哪里去？家乡不是解放了吗？”他说：“我要随解放军南下，去解放全中国。”见我好象不明白，又说：“不过，用不了几年我就会回来。”仲华大我五岁，那时男女青年没

有浪漫，甚至也没送他。但是，他这一去就是三年。三年里我虽然盼他来信，但他一封信也没写。组织规定不准给家人写信，我只好在心里挂念他。后来才知道，他随大军南下，经过许多次战斗。再后来看书、看电影，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人，也都是几年没有音信的。这也说明。夺取政权的日子是非常艰难的。

一九五一年春，仲华给家里来了信。说他在湖北天门落脚了。那时我在高小读书快毕业了，刘月义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的心蹦蹦的跳，红着脸听刘老师说：“你也不小了，陈仲华对你印象很深，你考虑一下回个信吧。”高小毕业后，我考上了泰安银行学校，没几个月就结业了。仲华来信说，结业后，不要在泰安工作，到天门来。这样，一九五一年秋天，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随仲华父亲，从山东来到湖北，来到了天门。那时，仲华在天门渔薪区当区委书记。帮我在镇里花纱布公司找到一个出纳的职位。我们公司的任务是代表国家收买农民的棉花，然后打包交给国家。国家将棉花织成布匹，再卖给农民。不久，我们举行了简单了的婚礼，几个朋友喝了杯酒，就算完成了婚姻大事。

在渔薪两年多，新生的人民政权受到极大地挑战。仲华住在群众家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大地主和土匪勾结起来，真刀真枪地同共产党干。有一次敌人想暗算他，夜里通迅员出来，敌人以为是仲华，一枪将通迅员打倒在沟里。还有一次敌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成千的人涌向区政府，准备火烧区政府。仲华一个人趟过河水迎上群众，冒着生命

危险，去做群众的工作，揭露敌人的阴谋。那些日子，我整天提心吊胆，想起来真不容易。后来，仲华从渔薪镇调到天门县委当秘书。他文化不算高，可是很爱学习，字写得漂亮，人又老实忠厚，斗争经历比较丰富，领导很喜欢他。后来，我也到了天门团县委工作。

一九五二年，仲华调到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工作。据说原来是准备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的，不知什么原因把他留下了。我分到了省招待所工作，仲华在省委组织部，一干就是十八年。七〇年到宜城县委任副书记之前，是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他是一九八三年从襄阳地委副书记调到十堰市委。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仲华在省委组织部时，我只记得，那时他们就是在乡下搞调查研究。下基层短则三两个月，长则一去就是半年，很少在家里。家里的事，孩子、老人三代，六、七口人，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照理。老人有病手术住院，我也没有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工作。记得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大儿子才三个月，深夜里发高烧，当时我顾不得什么了，穿了件长棉大衣，把孩子往怀里一揣，用绳子把娘俩捆紧，小跑步行跑到湖北人民医院。医生说是急性肺炎。五九年困难时期，老大出麻疹，并传染给四个月的老二，合并成肺炎高烧不退，住院用氧气才抢救过来。六一年国家困难，孩子小，我们省下米饭给孩子吃，大人吃萝卜干。八三年仲华调到十堰，我父亲在襄樊病故，我一个人处理了后事，没有告诉仲华，他知道后回来批评了我。总之，仲华特别相信我的持家。以至后来孙子们也是我带大到两岁多。一九九六年，我们都